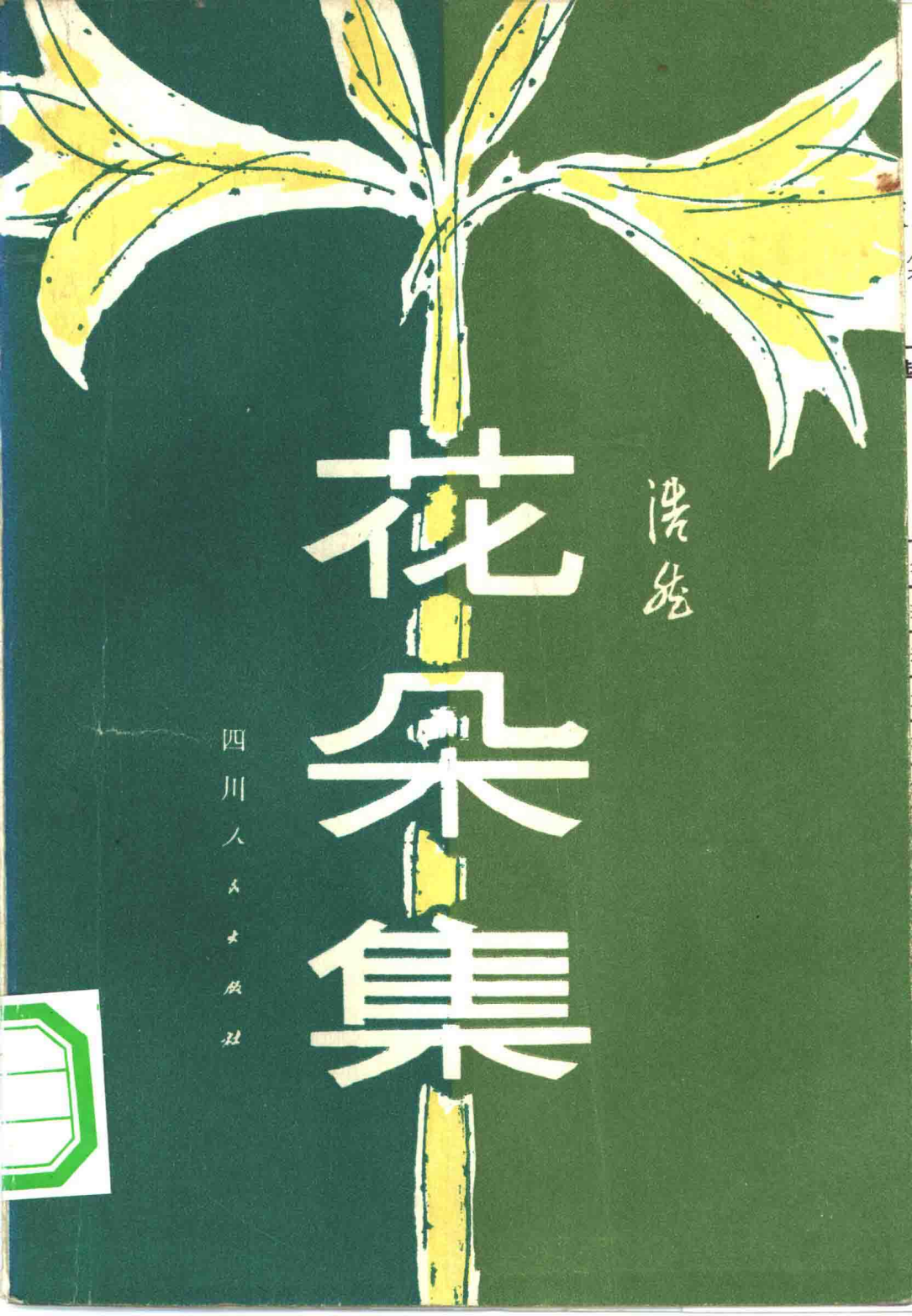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花朵集

洪亮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花朵集

浩然

四川人民出版社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 陈世五

题头·尾花 华敬俊

花 朵 集

浩 然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1.125插页2字数258千

1980年10月 第一版

1980年10月 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8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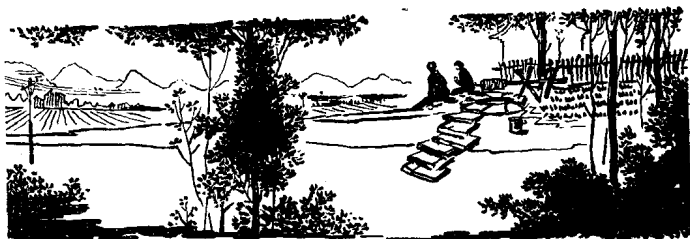
册

书号：10118·360

定价：1.05 元

目 次

晌 午.....	1
傍 晚.....	17
蜜 月.....	30
拜 年.....	48
春蚕结茧.....	62
抬头见喜.....	79
苹果要熟了.....	95
姑娘和铁匠.....	114
车轮飞转.....	124
喜 期.....	152
箭杆河边.....	165
监察主任.....	185
雪 纷 纷.....	198
金海接媳妇.....	211
并 蒂 莲.....	228
妻 子.....	247
亲 家.....	256
婆媳两代.....	272
老 两 口.....	285
撑 腰.....	295
队长作媒.....	311
后 记.....	346



晌 午

女教师辛春梅站在一块大青石上，目送最后一个学生蹦蹦跳跳地闪进家门，这才拍打着身上的粉笔末子，折回学校里用饭。

六月三伏的午天，热中带闷。也许因为这层关系，她的胃口不大好，只吃了一碗饭，就觉得已经很饱了。回到宿舍，她开始动手料理“家务”。这些事情，照例都应当早晨做，因为女教师喜欢每天起大早到果树林里参加捉虫劳动，等她带着满裤角的草籽和两鞋露水回来，马上就该上课了。只有晌午，才是她最能安心做这一切的时刻。

她把晒干的衣服一件件叠起，又按着她的习惯和喜好，把屋子收拾，布置一番。随后，她洗了脸，坐在桌前，散开两条大辫子，又厚又长的头发，抱在怀里，油亮亮的，象是一幅黑缎子披肩。她轻轻地、一下一下地梳着，桌上的镜子里，照出她那匀称、红润的面孔。这当儿，两只小燕子飞到屋檐上，呢喃呢喃地叫个不休。她那安静的心情被扰乱了，不由得又把脸儿转向窗户，凝神地看着外边。

在这个时候，女教师非常希望有一个人走进来，那是个魁梧结实的小伙子。象往时那样，他的粗壮的胳膊窝下挟着一本书，手里拿着一块饼子，或是半节儿黄瓜，一边走，一边吃，从窗前闪过，立刻又出现在她背后的门口。女教师能从镜子里看到他腼腆好看的微笑，听到他低低地叫一声“老师”。她会扭过头去，向他亲切地打招呼，要他坐下；再把自己的头发撩到背后，迅速、潦草地用一条小手绢系住，便跟小伙子坐到桌子的对面，拿过小伙子的作业本子，马上就仔细地审阅。这时候，一颗火热的、聪敏的心灵朝她打开了小窗子，光芒照眼；她一边看着、品味着，感叹地点着头。于是，他们又要开始进行新的课程。女教师用自己全部的智慧，把内容讲得透彻明了，通过她的声音，给那些呆板的算术题贯注了生命，使它们活了起来。腼腆的小伙子立刻会被课文吸住，变得自然又活泼；当他弄懂了一个疑难问题，还会搓着两只带茧的大手，惬意地笑笑，又猛然间想起：“哎呀！我耽误老师的时间太久了，你该歇歇了。”他这样说着，站起身来就要走。女教师一定留他重新坐下：“早哩，忙啥呢！”因为强盛的求知欲望，也为挽留客人多坐一会儿，她热心地向小伙子问起生产队里的情况，让他讲一点山区生产知识。女教师最有兴趣的是果园技术小组里的事儿。他们的那片试验园搞得非常出色，有很多罕见的果树品种，都是这个小伙子亲手嫁接、培育的。小伙子那两只能干的手，就象神话里的一对宝葫芦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女教师已经取得小伙子同意，今年暑假，她不回到平原的家里去，留在学校，参加果园技术小组，跟他们一起干活儿、搞试验。每逢提到果园和技术，小伙子总会不由得眉飞色舞，纵谈不休，直到桌子上边的小闹钟不客气地突然响起，他才告辞走。这时候，他要下地劳动，女教师又该迎接一群小学生到来……

可惜，这样和谐而又美妙的情景已经间断五天了。那个小伙子已经五天没有到她这儿来了。

梨树刚刚开花的时候，辛春梅来到小山村里任教。不久，这位名叫李万山的小伙子就来登门拜师。按年龄说，小伙子比女教师要大几岁，可是在女教师跟前，小伙子的确是个最好的学生。这个学生，给女教师的生活带来了瑰丽的光彩。他们每天上课的时间是在晌午。三个多月以来，小伙子就好像跟小闹钟比赛谁最准似地，不论刮风下雨，时间一到人就到，从不无故间断。李万山是生产队里的会计，偶尔因为开会出去，不得不耽误上课的时候，回来总要补上。不过女教师跟好几个学生都打听过了，这几天小伙子明明没有去开会，也不曾外出，竟是无故地旷课了。同时女教师还发觉，这个学生不光是没有来上课，连学校的门口都没登，更没有来向她请个假。小伙子三天要到大队报账一次，学校门口是他的必经之路。过去，他每逢经过这里都要进来看看，到厨房里抓起瓢子喝口水，说了声“缸里的水又不多了”，担起水桶就走。待他回来的时候，满满的一担清水倒在缸里。水是从大队部沟前的山泉里挑来的，他说那儿的水最甜……

他为什么忽然间就不来了呢？莫不是害了病？莫不是……女教师实在猜不透了。出于责任心，出于关怀，出于她自己也说不出来的理由，现在，她决定立刻到李万山家里去探望。她熟练地梳上两条辫子，又换了一件洗得干净、压得平整的碎花布衫，立即离开住室，绕过教室，穿过校园，来到临街的大门口。当她迈过门坎儿，回手带门的时候，又停住了：面对门扇，不由得愣了片刻。这是一个别致的单扇门。每天清晨她把它打开，每天夜晚她把它关闭。她常常对着这扇门默想深思，引起许多不能忘怀的记忆。

那是一个崭新的生活刚开头的时候，女教师背着行李，爬山

越岭来到香果峪。学校呢？还是一片刚刚扒去草皮、搬走石块的空地；要教室没教室，要桌椅没桌椅，连教师还要到社员家借宿。面对这种情景，女教师不免有些为难，也有些恐慌。队长对她说：“别愁，派我们会计专门帮助你建校。他是最热心办教育的，又能钻又能干，依靠他，这件事情保证能办好。”

李万山出现在女教师的身边。他刚从邦均镇开会回来，听说老师已到，没顾回家，就跑到教师的临时住处，迈进门口，笑呵呵地半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队长给他们作介绍。

女教师有点惊讶，又忍不住高兴地说：“我们见过面。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李万山望着女教师，猛然想起来了。面前这位女教师，正是一年前，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，曾引起他从心里敬佩的那位好同志。

那是个暴风雪突然来临的傍晚。李万山到县城里去开会回来，路过吉素村附近迷了路。风呼呼地吹，雪不停地下，天地茫茫浑成一片。一条没头没脑的大沟横在他的眼前。这沟足有两丈深，大风把两岸上的雪一股脑儿往沟里刮，在沟里填积了半人多深。该从哪儿穿过沟，然后再踏上奔家的道路呢？而沟里的积雪又这么深，不熟悉地理环境的人，实在不敢冒险。他在岸上焦急地徘徊着。这时候，他透过迷茫的雪幕，发现前边有个隐隐约约的人影在那儿蠕动。他趑趄趑趄地奔过去一看。只见四个小孩子挤在一块儿，手拉手，跺着脚象是等什么。

“喂，小孩子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往香果峪去从哪儿过沟？”

小孩子回答说：“不知道，你问我们老师吧。”

“你们老师在哪儿？”

小孩子指着沟那边说：“那不是嘛，我们刚放学，想不到沟里

这么多雪，过不去了，我们老师一个个往那边背我们呐！”

李万山朝沟底看去，只见沟底积雪被划出一条深深的沟眼，一个模糊的人影，背负着重载，艰难地、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。他的心里一阵滚热，回身背起一个孩子，顺着沟眼追过去。冰雪立刻没了他的腰。

风在狂吹，雪在乱舞，积雪象是没个底，冰森森，软腾腾，又滑又陷。李万山前边那个女教师已经在爬坎。可惜她爬上去，滑下来，又爬上去，又滑下来，最后她用尽力气，把小孩子托上岸，她自己没站稳，一个跟头跌倒，咕噜噜地滚进积雪里。岸上的孩子大声惊叫，李万山也被吓了一跳。女教师立刻从雪里钻了出来，想站起，又跌倒了。李万山扑上前去，一把拖住她。她站稳了，咬了咬牙，一句话没说，又急奔对岸，背起另一个孩子……

一趟一趟，把孩子都安全地背过积雪的深沟。孩子们拉起手，在女教师的带领下，消失在茫茫的雪幕里。

从头到尾他们没有说上一句话，也没看清彼此的面目，女教师的形象，却在李万山的心里闪光发亮，深深地扎下了根子；想不到，今天又在这里相遇。

陌生的拘谨立即消失了，小伙子热情地跟女教师谈起来。谈他们这个小山村对文化的渴望，谈他们发展文化教育的计划；宗宗件件，条条是道，他心里有一幅宏伟的蓝图呵！当女教师言语间流露出为没有教室担忧的时候，他手摸着后脑勺，略想片刻，就说：“不难，不难，靠着社员的手，什么都能有！”他说话的声音不高，却十分有力。

建校的工程开始了。李万山带领着社员搬石筑墙，锯树架梁；他拿起瓦刀是瓦工，拿起斧锯是木匠。山坡下这块空寂的场地热闹起来，每一块砖石木料都充满了生命力量。女教师经历着她从

没经历过的事情，她身不由己地被吸引到社员的行列之中。不到一个星期，三间教室、两间住屋和厨房，就从平地上盖起来；没等墙上的泥巴干透，女教师就迫不及待地招生开课了。

开学那天早晨，小伙子抱歉地对女教师说：“别的都能对付了，就是大门口还缺一扇门。”

女教师不知该怎么感谢这个小伙子的帮助，连忙说：“这些日子真把你累得够受，不用再费心，没门子不要紧。”

小伙子摇头说：“山里跟平原不一样，常有野牲口，你一个人住在这儿，还是有个门子严实些。”

队长在一旁说：“再锯棵树，做一扇门；图方便就到镇上买个现成的。”

小伙子没有多言语，打个愣就走了。当天晌午他来到学校，抱来几根木棍，还有一把斧头和一把凿子。他一声不响地蹲在院子里一个僻静的角落，乒乒乓乓、吱扭吱扭地砸打起来，弄得木屑在他身边狂飞乱舞。下了课，女教师出来看他，小伙子走了，一个长方形的木架靠在北墙根。第二天晌午，女教师发现院子里多了一捆带着青青叶子的树枝子。第三天晌午，小伙子又出现在学校。他又坐在院子里那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，把树枝子一根根地剥光、削直。而后，他搬过木架子，专心一意地编织起来，象个姑娘在绣嫁妆。当女教师下课出来的时候，一扇别致的门子已经安上了。

“辛老师，看行不行呵？”小伙子扯着搭在肩头上的毛巾，擦着满头的汗水，笑呵呵地问。

“满好，满好！万山同志，你的手真巧呵！”女教师惊奇地上上下下打量着这扇门，小心地用手抚摸着，一股树脂的香味直透肺腑。她那感激的目光，不住地投在小伙子的身上。

“没啥，这是粗活。”小伙子谦逊地笑笑，停了一下，扬起眉

毛，又用一种恳切的语气说：“辛老师，我有个要求，想求你帮助帮助，不知行不行？”

“什么事你尽管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到就行。”

“我没有在正式学校念过书，我在民校光学语文，没学算术，我想跟你学学算术。能用珠算，再会用笔算，算账就更准了。我就怕耽误你休息。”

女教师热情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就来吧。”

于是，他们把学习时间订在晌午。因为晚上会计要记账，女教师要备课和自修；而且，这两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人，都有个相似的特点，他们不习惯晌午躺着睡大觉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共同送走了几十个安静而又多彩的晌午。那个迫切地追求知识、又能勤学苦练的小伙子，象是从远远的山梁那边走过来，一步一步地挨近她，使她越看越清楚。不知不觉中，姑娘的心里萌发一个连她自己都不敢正视的秘密。有时候她本打算心平气和地把这个秘密想一想，可是一想心就跳，脸就烧……

女教师离开学校，沿着铺着青石板的街道往前走。翡翠般的群山，浓荫覆盖的房屋，都是一副肃穆的样子；除了树上蝉鸣，街口泉水边洗澡的小孩子的嘻闹声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。过了一座小小的石板桥，果树和矮墙围着的三间石房屋出现在她的面前，那便是李万山的家了。她踏着留有扫帚痕迹和几串脚印的小路，走进缠满豆角秧和喇叭花的柴门。瞧见李万山的妈妈坐在堂屋地下纳着鞋底，几只老母鸡在老人家的身边悠闲地寻找食物。

“大娘，您没歇着。”女教师停在院子中央的一丛月季花旁边，朝里边叫了一声。

“哟，辛老师呀！快屋里坐吧！”大娘热情地跟女教师打招呼，搬过一个山草编的铺墩让她坐，又张罗给她倒水，“刚才我们还念

叨你哩！多好的闺女，亏得你这么能干哪！这群孩子在山上河里野惯了，不好管教。可是都让你给哄得象小羊羔子那么乖了。西院小铁蛋眼看着长本事，他爸爸写信来，他都看个不大离儿……”

“山里的孩子都很聪明伶俐，他们又都知道念书识字重要，所以进步就快。”一讲到她的学生，女教师是最有兴致的，可是现在她的心意显然不在这里。说了几句话之后，她问起李万山。

大娘摆着身子，前院后院看看，说：“唉，刚还在呀，想必是到后园子里去了。这孩子，这两天发蔫，好象有点儿不舒服。”

果然没猜错，李万山真的害病了。女教师关切地问：“没请医生看看吗？”

“没大病，活计一点儿也没误干，我给他请了假，想留他家里歇上半天，他硬强着走了。”大娘说着站起身，“辛老师坐着，我给你叫他去。”

女教师拉住大娘说：“您忙吧，我自己找他，有点儿事我想跟他谈谈。”

大娘把女教师送到后门口，指给她园子门，就停下了，又说：“园子里有黄瓜、西红柿，桃子也熟了，想吃什么，你就自己摘。”

女教师朝着大娘笑笑，表示谢意，就径直朝小菜园走去。

小菜园美极啦！茂盛鲜嫩的菜蔬把畦田遮蔽得严严实实，西红柿打嘟噜，豆角架上一串串，辣椒红得象火炭，黄瓜绿得要滴下水来。成群的小蜜蜂，低声哼着小曲儿，对对蝴蝶在金黄的菜花上翩翩飞舞……

她顺着一条还汪着水的垅沟朝前走，前边出现一眼安着辘轳的水井，井台旁边有一棵槐树，一串串如霜似雪的花团，从碧绿密实的枝叶间垂落下来，倾吐着淡香。树荫下睡着一个人，果然

是李万山。他身下边铺着一片席头，头枕着一丛马兰草，身边放着一把沾着湿泥土的短锄，压着一本微微有些折皱了的书。他穿着一件灰色旧短裤，一件火一样红的背心，平展着身肢，睡得那么香甜，那么安适。两片小小的槐花瓣儿，从树上飘落在他那浓黑浓黑的眉毛上，一只大肚子螳螂，跳在他那宽阔起伏的胸膛上，悠悠自得地梳洗着透明的翅膀……

女教师轻轻地走近小伙子跟前，一股热腾腾的气息向她扑过来。她呆呆地看着他，实在不忍心马上把他叫醒。她还是第一次这样仔细地端详他，他是那般健美；在他熟睡时，仿佛比他醒着的时候更美、更动人。这时候，小伙子的眉梢微微蹙了一下，她的心也跟着动；忽地，他闭着的唇角悄然启开，他笑了，她也忍不住跟他笑了。

酣睡的小伙子，这时正做着美丽的、象蜜一样甜的梦……

这几日，他心里不平静呵！

那天晌午，小伙子吃了饭，照例挟着书本走出家。他从自家这个小菜园经过的时候，摘了两根带刺顶花的嫩黄瓜，一根装在衣袋里准备送给女教师，另一根拿在手里，一边走一边吃。他拐出小道沟，走过小石桥和果树林边，又经过饲养场门口，碰见牧羊员王营子正往栏里圈羊。

这个一向屁溜溜没正形的人，见万山过来，就马上车过身，耸着鼻子，晃着手，大声喊道：“万山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！”

万山走过去，在不远的地方停住，搪塞地问：“啥事呀？回头再说行不行？”

王营子眨巴着两只小眼睛，低声问：“喂，告诉我，你干啥去？”

“学算术呗！”

王营子撇了撇嘴唇：“这是引子，说说后边那个重要的正题儿。”

万山有些不解了，反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王营子咧开嘴巴，嘻嘻地笑了一阵，神情越发神秘地板起面孔说：“看你唱得不怎么样，做派还不错。坦白坦白吧，辛老师跟你说啥啦？”

万山皱起眉头：“讲课呀！”

“嘘——伙计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伙计，你交桃花运啦，这事还能瞒着人嘛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李万山暴怒起来。热血猛然从他周身涌起，太阳穴上的青筋一鼓一鼓地跳，虎着两只眼睛逼视对方。

王营子没有防备，老实人还有这一手，就有点儿吃惊，不由自主地朝后退了一步，嘴巴还是满硬地嚷嚷：“别装样了，怕说，你就别这么做。哼！我的嘴，你管不着，我爱说就说……”

万山向他逼近一步：“你再要胡说八道，小心我砸扁你的脑袋！”他攥着铁锤一般的大拳头，在王营子眼前晃了几下。

王营子见事不妙，赶紧锁上栅栏门，挟着鞭子，笑嘻嘻地跑了。

李万山气呼呼站在原地，直到王营子身影完全消失，他才转身走；双脚象踩在棉花上，飘飘悠悠地回到家里。整个下午他心里都是火爆爆的，发狠地干了半天活计。晚上回家吃饭，饭到嘴里象锯末，索性又倒回盆子里。他躺在炕上，盯着被月光映照得迷迷糊糊的房顶发愣。他越想越恼火，又有几分害怕。王营子这家伙真是不要脸！这些话倘若传到辛老师的耳朵里去，那该多不合适呀！没有狠狠地打王营子几下，真不解气！

清凉凉的月光，透过窗纸泻在他的身上。他在炕上翻过来复

过去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。他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次失眠。好多好多事情，都一齐涌到眼前，他对每一件事都想得很仔细，又有点儿乱糟糟。女教师是一位多么值得尊敬的人哪，王营子为什么平白无故，要说人家的坏话呢？……他回过头来，也尽力公平地检查自己，结果使他更加自信。他敢说，跟这位女教师相处往来的几个月里，他没有半点不规矩的地方。脚正不怕鞋歪，你王营子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李万山是不怕的。不过，他要是心平气和地按照王营子捅开的那个缝隙，再想一想，从打跟这位女教师接触之后，李万山除了对一位老师的尊敬以外，自己有没有过别的感情呢？影影绰绰的似乎有那么一点什么。比方说，每天晌午该找女教师学习去，临时被什么事情耽搁下，不能去了，心里边不知怎么，总是挺别扭，耽误一课，改日再补上也就是了，为什么要心神不定呢？明明知道误了给自己上课的时间，马上补课也来不及了，为什么偏要抽空摸空地借个由头，跑到学校里看看她呢？只要看一看，打个照面，他就觉得很满足，回来干起工作来，兴头更高了。有一次，女教师到县里开了三天“教育积极分子会”，他觉得空空荡荡，身上象是少了什么东西。三天里边他明知女教师不会回来，却身不由己地早晨跑去一趟，中午跑去一趟，晚上又去一趟；这三趟迎着他的都是门上那把黄铜锁，他却要在学校门口那块青石上站一会儿才肯回来……，这叫什么感情呢？莫不是就象人们常说的“爱情”？自己真的对人家有了爱情？想到这儿，他心跳起来了……

还有一件事儿，李万山从来不敢回想，现在他也不能不想了。那天晌午，跟往日一样，他挟着书本去上课。学校的院子里没有人。树叶、小鸟、地上的花儿，都不动，都不响，安静极啦！他走在窗前，忽地一片蓝光闪过，不由得朝玻璃窗子里扫一眼，原

来是女教师正坐在镜子前边梳头。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白碎花的小褂，抖着青丝一样的黑发，坐在那儿，细长的手指握着一把碧绿的化学梳子，轻轻地、一下一下地梳着。她那白净泛着微红的面孔，她那细长含媚的眼睛，是那么娴静、安详，简直象画儿上的美人儿！小伙子看着看着眼花了，心醉了，迷悠悠，痴呆呆，象是钉在地上。不知怎么惊动了女教师，她忽然抬头，两对目光碰在了一起，小伙子慌乱得不知怎么好，竟然快步地朝门外走去；直到女教师呼唤他，才醒悟过来……。这件事，使他好几个晌午见了女教师都有些不好意思，每逢想起来，脸上还火辣辣地发烧……。这又叫什么念头呢？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了。

月亮朝西移动，每个窗格子上都照出半个迷离的黑影子。他翻个身。接着，他又开始回味王营子的每一句话，把说话时的神态、语气，一点一点想个遍。奇怪的是，这会儿他再体味着那些话，觉着那里边并不包含恶意。于是他又联想到，王营子跟自己一向不错，他一家人对辛老师也很要好；学校没建成的时候，辛老师住在他家，他们象客人似地招待她，王营子决不会故意讲坏话。后来老师搬到学校住，王营子的妹妹每天夜里都跟她做伴；她们都是年纪仿佛的姑娘，也许辛老师有什么话跟王营子的妹妹说了，后来又传到王营子耳朵里。小伙子想到这里，就象从他身上搬下一条二百斤重的粮食口袋，轻松地舒了口气，接着又有几分后悔：王营子就算开几句玩笑，自己为啥要跟人家发火呢，度量实在太小了。……

半个窗子都黑了，墙根下那唧唧的小虫也休息了。小伙子心里平静下来，他放平身子，想睡一觉，忽然，又对自己嘲笑起来：这怎么可能呢，一个知识分子，小学教师，能够爱上一个山里的农民吗？他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。胡思乱想真

没意思！

这一夜他没有睡好觉。第二天上午，当他掺在众人之间，火热热地干起活来，才暂时忘掉了不快。晌午，他咬着牙没有到学校里上课，而且一连五个晌午都没去。

几个晌午他过得都很痛苦，很无聊。有时候就跟有一条绳子扯着他的腿，挟起书本，不知不觉地朝着学校方向走；走了一大节儿，才醒悟。他回家来，就把精力和时间消磨在小菜园里。今天他实在太烦闷，干一会儿活，就躺在地下睡着了；睡着了就做梦，梦到自己又来到学校里，女教师站在学校门口那块大青石上迎接他，微笑着向他点头，多让人高兴呵！他老远就大声地喊起来：“辛老师！”

这一喊，倒把自己喊醒了，睁眼一看，收在眼里的是花叶累累的槐树，和那从空隙间露出的片片蓝天。他迷惘地用一只粗大的手掌揉着眼皮，心里很有点儿懊丧。

“万山同志。”旁边有人轻轻地叫他一声。

“辛老师，你……”他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慌乱地蹬上鞋，抓起锄头，又放下了，自嘲地笑了笑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“你没歇着？快，快屋里坐吧。”

“不去屋了，这儿呆会儿很好，多凉快的地方。”

小伙子睁大两只眼睛看看她，她的目光正凝视在他的身上，就赶紧避开，尴尬得很。

女教师坐在一丛马兰草上，也不知怎么开口，许许多多的话，都被小伙子这一眼给看跑了。沉默一会儿，总算找到了话题，她语调很生硬地问：“你有病了？”

小伙子吃了一惊，愣起两只眼，反问一句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刚才大娘告诉我的。”